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

大學

王氏應麟曰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閭之先民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

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宗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洒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淸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法師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姚氏際恆曰前一篇全襍後世禪學其用字義更有牽强失理處及鶻突處後儒篇分界限亦多不楚然猶少秪學者分別觀之或曰後漢佛教始入中國大

學中庸非後漢書也何以謂其襍入禪學乎曰予謂其與佛理同不必佛入中國也予庸言錄曰東土有預見之禪西土無已見之儒此二言可爲確論大抵有開必先如世言三教孔子儒也釋迦釋也老子道也孔子之前有堯舜禹文湯武周公多人矣非預開孔子乎老子之前有黃帝史遷以黃老並稱是也非預開老子乎然則釋迦中國豈獨無預開者乎且大中二篇于釋併不得謂之預開也據釋書釋迦生於春秋之世雖未入中國而外國已有其人矣彼此先後翕應異地同符理自有之夫亦何疑乎孟子集

試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人皆不疑朱說而獨疑予說何也或又曰然則佛氏之教竊取大學中庸之說耶曰又非也彼在春秋之世已生其人已樹其教安用竊此第此與彼教適相合耳蓋已肇其入中國之機矣然其言亦祇彼教之下乘自達磨入中土以來始掃除文字一翻義理窠臼爲上乘禪今稱宗門是也宗初曾會宗元以大學中庸參楞嚴而和合宗語句質之明覺明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學庸乎則學庸者固彼教之所心嗛也是子之以學庸爲禪者特禪之粗迹

耳此義甚微非深通外典直窺底蘊不能知之然曾會不用他書參楞嚴而獨用學庸其故又可思矣彼以學庸參禪予以禪歐學庸亦略相似所謂同牀各夢者與又張子韶少學于龜山窺見未發之旨及造徑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叩擊頓領微旨然則徑山猶用大學開悟子韶殆未及明覺與明釋憨山著大學中庸直指又大學綱領決疑又嚴印持云學庸二書非明于佛理不能讀大學自司馬君實始摘出與中庸並爲廣義而其時二程各有改本至正叔以此書爲首而論孟次之據其見以大學爲曾子作乃首曾子書而次孔子論語苟非喪狂決不至

是況大學乃不知誰何之人作併非曾子耶海昌陳乾初有駁大學書惜予未之見

陸氏奎勳曰稱入戴記中千餘年河南兩程子始尊信而表章之內聖外王規模已具嘉惠後學厥功匪淺朱子爲之章句及或問竭畢生愼思明辨之功雖于古經不盡仍舊然皆統觀前後文勢而爲之訂訛改錯此如洪水之後再見平成小儒妄誕多見其不知量也巳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孔氏穎達曰大學至道矣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于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已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于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

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所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

王氏應麟曰親民當作新民猶金縢之新逆當作親也皆傳寫之誤　又曰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姚氏際恆曰明明德古無此語據後引康誥曰克明

德帝典曰克明峻德按德釋名得也得事宜也是德乃人生躬行所自得之善帝典峻德贊其大也德在吾身處于隱微明者光輝發越如日月之明以照臨天下也故史臣以是贊堯而康誥亦同其文焉是德猶本體明猶功用之謂今云明明德于德上加明字又別以明德上加明字則以明德爲本體明明德爲功用便墮入空虛同于釋氏如釋氏所云妙明直心妙覺明性元明明覺等義矣單主心體遺卻事爲與吾儒有毫釐千里之別昔五祖欲傳衣鉢詔衆作偈上座神秀作偈書壁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明

明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時在碓坊聞之乃作偈請人書於秀偈之側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竟以是奪秀衣鉢授秀之所言其旨正與明德上加明字相類心如明鏡臺明德也時時勤拂拭明明德也而六祖則併明德明明德而一空之是爲最上乘神秀所言不及故不得衣鉢自是分南北宗故此明明德蓋已逗漏北宗之禪而與吾儒克明峻德克明德之旨相隔天淵也既明德則無非善矣又于明德外添出止止至善名目未楚新民何以悉能止至善與孔子堯舜猶病之旨戾且至

善加以止字亦有發義然曰言其終之極功猶可也
後又重新單提一止字加以知字推至能得則又以
止爲始事不獨與上意不合亦且全爲禪學矣禪家
有止觀之義經云止能捨衆觀能離若又云止能修
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知止而后有
定以及靜安觀如慮而后能得也禪家以戒定慧三
者爲關鍵經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因戒生定知止
而后有定也因定發慧由定以至靜安而慮也生與
發即而后義也唐圭峰禪師禪源詮序曰禪是天竺
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

稱也司馬子微曰安處也佛之定慧也一也皆足證其義至於定字自釋迦以來已有入定之說至于靜字聖賢諸經從無單言靜者必兼動靜兩端而言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且動靜根上山水來山體本靜故以形容之非實義也然而仁知一理則動靜亦一致矣即易之彖繫曰動靜不失其時曰動靜有常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亦是也其單言靜字則二氏之說也始于老子其言最多曰守靜篤歸根曰靜靜爲躁君不能以靜靜勝熱我好靜而民自正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若釋氏則尚以靜爲體謂之靜慧靜

力其法如是其言不可殫述也至於安字亦禪家之說所謂安心法將心來與汝安亦不可殫述也若夫既曰知止又必歷定靜安而后能慮則知止時仍未完全此知矣知則思慮思慮則知知與慮何所分別之懸遠哉又以知字始以得字終尤可議聖賢之學知行並重未有惟言知而遺行者今云自知止而后定靜安慮而得之則一知字直貫到底便已了畢全無所用其行則其所得者果何物耶非忽然有省摸著鼻孔乎經言般若波羅密般若此言智慧波羅密此言到彼岸只一智慧而直可到彼岸矣此知止以

至能得之義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朱注治平聲釋文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字同

孔氏穎達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說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總包萬慮謂之為心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習學然後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

致知在格物格古百反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

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

孔氏穎達曰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不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釋文治直吏反壹出與中庸例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

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修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修身爲本者細别雖異其大略皆是修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已身旣不修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覆說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于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旣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也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以厚報

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極至極也

姚氏際恆曰明明德說見上天下國家身遞推必先本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說而增以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則大有可疑焉以正心言之孔孟皆言正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已而正物者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以人心陷于楊墨而邪故曰正非平日

空空數人正心之比也若以人心爲正心之論則下云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亦何以息說距行放辭爲成說乎蓋正者猶之曰息曰距曰放也蓋以正身言則主乎踐履行事以正心言則專主心體上說恐人墮入陰界聖賢以似丕爲後世之防如此然則孔子言操存捨亡孟子言存其心求放心又何與曰蓋以心或放故則必須存以存之權乎心乃心之本職若以正之權乎心則非心之本職矣然則心可不正乎又非也吾儒正身未嘗不本心來而聖賢則不言之蓋言正心恐人只泥一正心便已了畢不復求之躬行實踐便爲有體無用之學如佛教萬法唯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

人鎮日觀心參悟邪妄攀援自然俱絕如是則心豈容有不正者乃佛門安心之法而與吾儒似是而實非此意甚微惟深明乎理者乃能知也以誠意言之論語言意者一曰毋意孟子言意者一曰以意逆志據論語意是不美字據孟子是言解詩之法雖非不美字然與論語字義亦同蓋意者心所思想之名猶俗云意想是也凡人端居不可私想讀書求解不妨用之以逆料故曰語孟字義同也證之釋氏之書亦然心經耳眼鼻舌身意以是為六根說者謂五根皆起于意故以意居終而貫之則其以意為不美之字

亦與儒書同也後加作臆仍與意同人謂臆測臆度臆斷皆非善語也今以意為美字亦若為一物與心對峙便不可通況加以誠字謂私想之必以誠尤不可通誠字聖賢亦止屬身而言孟子言誠身又曰反身而誠則正誠皆屬乎身正且不可以屬身而況誠可以屬意乎故以正誠屬身則皆切實可行以正屬心則淪於虛以誠屬意且失理而難通矣此意字自宋人尊崇大學以來無人不安於固然習焉不察驟聞予言必大駭異以我為狂言為譫語矣今姑以大學所謂意世人之所安于固然者言之可乎據從來

解此意字爲心之所向或爲心之所發觀本文言意于心之先自當如此解然但言心足矣何必又言意乎或謂必欲言之亦姑不辨但意爲心之所發心發爲善則善矣心發爲惡則惡矣其爲善爲惡自無不誠者何必誠之以誠耶誠屬身言則爲美字屬意言則兼爲美惡字然則誠意兼乎善惡不可獨以誠意爲善事與正心並言明矣且唯心正然後心之所發者自無不正當云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意誠乃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非倒說耶不知其所謂誠意者誠善意乎誠惡意乎何也以在正心先也誠意

在正心後則爲善事在正心先則兼爲惡事或者言正心不言誠意可必欲言意言正意亦可何也正則不邪誠則未可必其正邪也即以其所自言者證之下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惡臭猶無關於善惡好好色則惡矣非誠意兼善惡之明驗乎又云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文根小人來則此誠字自概論善惡非誠意兼善惡之明驗乎則又安可以正心與誠意並列也總之依彼以誠爲美事以誠意爲善事而言則意爲心之所發豈有心之所發者誠而心尚有不正者乎所以明儒劉念臺晉反之以意爲心之所

存夫意字自有一定之義爲存爲發相去懸絶可以任
人游移亂拈如是乎亦可見大學説理未確故致此
弊劉説與大學文義差可通矣其如訓意字義之不
通何性具於心則性可謂心何之所存是以意爲性也以致知言之聖門之學
未有單重知而遺行者惟佛氏以智慧爲本情識爲
末一念覺悟立證菩提故重知而遺行也即聖賢之
言知者有矣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皆實地用力未有空言致知者空言致知非佛氏離
語言文字一惟明心見性之學而何或曰必知善惡

然後用功故以致知爲先夫善惡自墮地以來稍有知識自無不知者所謂良知是也爰有若何致知之法亦不可通也以格物言之此二字晦澁之甚物字不知指何物格字不知是何義古人未有以物作善字用者孟子曰物交物自老子曰有物混成釋氏曰有物先天地始以物作善字用矣後人認物爲善字正是二字之見格字義最多爾雅訓來說文訓正訓式玉篇訓至廣韻訓量訓度又詩神保是格爲感語義又音閣禮扞格史記廢格及阻格格鬭格殺諸義尤無定解聖賢敎人從無鵠笑語況爲大學之首功爲平天下之要務而顧用格物二字豈可通哉故不辨細測其意不過格是孟子格君心之非格字物亦是孟子物交物下物字指耳目之類謂致知之法在格止其耳目口鼻之欲其智慧自生正是禪家斷根摩根自還妙明覺體之義宜

乎後世徑山以格物物格詔張子韶也故此物字以善字解以不善字解俱無是處嘗見偏者終身談格物正如鼠入牛角了無出路修身以上用先字爲界限自可修身以下用先字爲界限下卽后字同則格物致知時意尚有不誠誠意時心尚有不正做了此件再做彼件豈有此理就其所言之義已自無可通況欲垂訓立教乎此匪盡人知之故亦無容多辨爲作是篇者之意以其言治國平天下故謂其學爲大學但文中所言如知止定靜安慮得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則儼然黃面瞿曇向壁枯坐景象從其道相率而爲禪者也惡能治國平天下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釋文毋音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爲慊徐若簟反閒音閑厭讀爲黶烏斬反又烏簟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肺芳廢反肝音干

孔氏穎達曰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毋自欺誑於身言于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而

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
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
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
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
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爲慊
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慊然安靜也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
居無所不爲見君子而后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
宣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

雖消阻閉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詐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掩藏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至末皆重發明上文注疏以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爲廣明誠意之事然則格物致知何以獨不明之乎蓋作者亦有難以指辭作者尙難指辭況能令讀者通其義乎作者尙難指辭後人乃補之乎據誠意與愼獨自是兩義一精實之于中一防閑之於外且意誠矣尙有獨之未愼而煩誠之耶若然何以謂之誠意若謂意誠之功則又當云欲誠其意者先愼其獨矣乃兩以必愼其獨爲言一

以必誠其意為言主客之不分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釋文胖步丹反

孔氏穎達曰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旣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為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

榮光見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諠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釋文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菉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磋七何反琢丁角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僩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伯反喧本亦作咺況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諼或作喧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朱

注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

孔氏穎達曰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奧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澳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本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身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盛美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修也如琢如磨

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著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者謂自修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者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

之要念不能忘也

姚氏際恒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至民之不能忘也全用爾雅釋訓文惟每詩句下加者字按爾雅周末人所作中有釋離騷字說見鄭樵序大學又在其後也或問何以知大學用爾雅曰爾雅訓釋體故其文如此大學乎衍之文安得有此體乎且卽引用詩書安必釋詩書乎蓋正因爾雅之文故引此詩耳取其言道學以證大學之道取其言自修以證自明取其言盛德至善以證明德止至善取其言民不能忘以證新民若自作其文以發明前文斷無此體也至於爾雅之書專

于訓釋安有引用他人之訓釋而以爲已之訓釋者且其書中從無他經傳之文不應獨有大學若大學之引詩書以及楚書舅犯孟獻子之説無不襍入則是大學之用爾雅明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釋文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羲樂其樂並音洛又音岳

孔氏穎達曰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

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釋文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朱注諟古是字陳

書作俊

孔氏穎達曰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誠意則能明已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道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用明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釋文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　按朱本分又日新節作新民節其命惟新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作四節云作日維作惟

孔氏穎達曰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于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惟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自丁甯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修德無已

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之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其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

王氏應麟曰古之人文以逹意非有意于傳也湯盤

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之書傳

姚氏際恆曰無所不用其極極字老莊用之聖人所不道老子曰復歸于無極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釋文畿音祈又音幾音同緡蠻音綿一音亡取反毛詩作緜傳云緡蠻小鳥貌按朱本分惟民所止節而不如鳥乎節並下文三節俱移在聽彼淇澳二節前爲傳之第三章前三節

孔氏穎達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

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于至善此商頌元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止居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者此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鳥黃鳥止在岑蔚邱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覩于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閑之處則知人亦當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

乎言不可以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釋文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朱注於緝之於音烏

孔氏穎達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

姚氏際恆曰文王詩於緝熙敬止此止字疏云辭也以助辭作實字用將來鬨發無數止字極可笑古人引詩或不切本旨則有之未有如是之引詩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釋文訟似用反　按朱本合下此謂知本句作一節

孔氏頴達曰子曰至利也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者必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

僞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服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斷獄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則是異于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俱搆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

姚氏際恆曰引孔子聽訟之文較論語多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二句使無訟而云不得盡辭云大畏民志則是強制作用恐非以德化民自然輸誠

悅服景象未免蛇足若孔子果有此二句論語不應刪之

此謂知本

孔氏穎達曰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

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

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釋文忿弗粉反懥敕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勑恐邱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岳朱注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按朱本分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節食而不知其味節在正其心節作三節

孔氏穎達曰所謂修身者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貌也有所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或不察而不當於理則失于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修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之不正身亦不修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爲身本修身必在正心也

姚氏際恆曰忿懥怒也好樂喜樂也憂患哀也喜怒

哀樂人不能無若謂有之心便不得其正此釋氏敎
人除煩惱絕恐怖去惡欲離斷七情心空性空之學
非吾儒正道也故釋氏以心空爲及第又云行脚人
著惹來由放塊石頭在心裏卽此旨也至謂心不在
便爲心不正尤禪學之易明而易見者其敎主卽心
卽佛如如不動達磨見僧云覔心了不可得遂與之
安心法楞嚴七處徵心卽此旨也聖賢言存心言求
放心使心存仁義見于行事亦無非仁義而身乃得
正非只求心在便以爲正也至其形容心不在焉爲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尤大失理孔子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此心之不在而忘味者可謂之心不正乎若是則屬厭之夫志專飲食者反得爲心正矣吾儒主理釋氏主心主理以言心則心不落空主心而遺理則心全落空此單主心不主理故致此失也心不在在于聞韶而不知肉味此不在之得理者也心自正也心在在于飲食而窮極其味此在之失理者也心亦不正也安可徒論其在與不在而不顧理之是非耶又如魏文侯聽鄭衛之音而忘倦此則心不在之失理者然此爲一邊說聞韶又爲一邊說未可舉其一而遺其一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釋文辟音譬謂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鮮仙善反諺魚變反俗語也朱注辟讀僻碩叶時若反　按朱本分天下鮮矣節莫知其苗之碩節不可以齊其家節作三節

孔氏穎達曰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修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

所親愛當自反譬喻于我也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修身有德必然亦能使眾人親愛于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以譬我我亦當莊嚴則人亦必畏敬我也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以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

而教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是以教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教惰於我也故好而知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惡也農夫種田恆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

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修其身身既不修不能以已辟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姚氏際恆曰之其所五句又與正心章相類似未可分正心修身界限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釋文弟音悌長竹杖反中丁仲反 案朱本分慈者所以使眾也節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上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亦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者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皆本心而爲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釋文戾力計反朱注僨作奮

孔氏穎達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機謂關機也動于近成于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于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

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知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釋文好呼報反 案朱本此節令下未之有也一節率作帥

孔氏穎達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惡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

姚氏際恆曰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一句可

商桀紂自爲暴非率天下以暴也民亦未嘗從其暴也怨時日之曷喪嗟王室之如燬愁苦不暇而暇從其暴乎此句蓋狃對上堯舜句耳當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爲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義乃順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案朱本分末句另作一節

孔氏頴達曰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于己而后可以求于人使行善行

也謂于已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爲惡行也謂無貪戾之事於已而后非責於人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釋文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　案朱本分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節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節而后民法之也節在齊其家節作四節

孔氏穎達曰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此周南桃夭

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好其葉蓁蓁
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
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可
以爲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敎國人者言人旣家得宜則可以敎國人
也詩云宜兄宜弟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
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
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旣爲兄弟相宜
而可兄弟之意而后可以敎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

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修德于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以方法而后民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

姚氏際恆曰說國處又說天下有諸己無諸己引詩其儀不忒又皆說身皆雜亂則分界限之弊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釋文長竹杖反弟音悌倍音佩絜音結朱注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于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細畢舉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易棄是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王氏應麟曰絜矩學者之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上老老三句與上治國章相類界限不楚上老老三句是上行下效之義絜矩是四面均平之義就政事上說觀下節以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釋絜矩之義可見與上行下效有別乃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接上爲結絕不相蒙絜矩之道卽忠恕之事旨修身時卽不可少此奚特治國平天下乎此皆分界限之弊也此下言生財有大道大字未安以義爲利畢竟有語弊孔子分君子小人義利之

喻孟子言有仁義何必曰利其理自純而不襍若以義爲利便近于覇術開宋儒講義利圓通法門有關世道人心不淺餘無疵且有名言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釋文惡烏路反毋音無朱注先去聲

孔氏穎達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已下者爲之也所惡於

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已有所惡則已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已所憎惡則毋以此惡事施於後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卽絜矩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釋文只音紙好呼報反朱注樂音洛惡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

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已化民欲民所欲則可謂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民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釋文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僇力竹反與戮同

孔氏穎達曰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怨已待民此經明已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惟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于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意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以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僇矣

者僇謂刑戮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所共誅討若桀紂是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釋文喪失浪反峻恤俊反易以豉反爭爭鬬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朱注儀詩作宜峻詩作駿　案朱本分失眾則失國節有財此有用節財者末也節爭民施奪節財散則民聚節亦悖而出節作六節

孔氏頴達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明治國

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眾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眾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爲不易言其難也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眾則得國言殷紂失眾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

有用者爲國用有案有疑作出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而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刼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刼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財散而賙恤于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逆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歛財貨悖

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于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眾叛親離財散非君有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孔氏頴達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于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王氏應麟曰子罕郄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為寶

齊氏召南曰今本註疏引孔氏穎達疏多殘闕不可讀自葉子高交之下闕三字下有發交之三字按此事詳見新序考其文則子高之下乃子反也新序本義云客欲觀云云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孔氏穎達曰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惟親愛仁道爲寶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釋文一个古賀反尚書作介臣音界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技其綺反休許虯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休休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啻音試詩次反娼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宋賓朱本作寔

孔氏穎達曰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如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自已有

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者謂見人
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加是其口出心愛
此彥之美多于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實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若能好賢加此是
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黎衆也
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
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
賢之惡也媢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媢妬疾以憎
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
而違拂戾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于君尚書通

爲達字也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亦曰殆哉危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釋文迸北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鬭之爭皇云迸猶屏也朱注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孔氏穎達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方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旣放此蔽賢之人遠

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釋文命依注作慢武諫反遠于萬反朱注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孔氏穎達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于君假設舉之不能使其在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于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退抑之假退抑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言是愆過之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釋文好呼報反下同惡烏路反拂扶弗反菑音哉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朱注菑古災字

孔氏穎達曰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必及夫身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孔氏穎達曰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

悌仁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朱注胡登反

孔氏穎達曰生財有大道者此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弟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之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者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于營造費用也則財恆足

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恆足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孔氏穎達曰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于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孔氏穎達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者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

于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者又爲人君作譬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原本無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釋文長竹杖反 案朱本合下二節作一

節

孔氏穎達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為人君長于國家惟務取民財以為已財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孔氏穎達曰彼為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經明為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彼為善之者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敎之語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

並至者言君欲爲善使令小人使爲治國家之事毒害于下故菑害患難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雖善政亦無能柰此患難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吳士鍠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冠義冠古亂反

成氏伯璵曰黃帝始象鳥獸之有冠角故制冠在首之上謂之元服漢高堂生傳古儀禮十七篇無人君卿大夫冠禮唯有士冠禮以古者年五十始爵命爲大夫也

姚氏際恒曰此撮取郊特牲中言冠義者及士冠禮一二事前後敷衍以爲冠義一篇昏義亦同餘說見郊特牲此冠昏之義兩篇所謂有之無所補

無之靡所闕者是也　又曰自註疏以及諸儒無不皆以禮記冠昏鄉飲酒射燕聘六義爲釋儀禮冠昏鄉飲酒射燕聘六禮耳食相傳習爲固然其後且有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者其于禮記諸篇與儀禮絕不合者亦必妄求附麗世尙信之況此六義正同儀禮之六禮有不深信之而無疑者乎以今考之皆不然也其不合者有五儀禮十七篇今義祇六篇其餘何以無之一也儀禮正文後多有記今以此義爲釋正文字抑釋記乎二也記者記前文所未備若義則止以釋其文爲主不當有

離其文而別自爲說者況有與其文義相牴牾者乎三也六篇之首有稱某義亦有稱某禮者安得槩以爲釋禮之義四也且六篇中亦有不同冠義昏義皆撮取郊特牲及冠禮昏禮爲之不足爲冠禮昏禮之義也鄉飲酒義射義多不同于鄉飲酒禮射禮而別自爲說者也燕義聘義似釋燕禮聘禮矣然其中亦多不同也（俱詳本篇）五也由是觀之凡于其同者必指以爲釋禮于其不同者亦必牽強以求合則惑之甚者也學者苟知禮記之義非專釋儀禮之禮則于其餘四十三篇非儀禮之傳也

益明矣

陸氏奎勳曰冠義至聘義六篇皆釋儀禮之文士冠禮篇末本有冠義數條其簡錯入郊特牲此必高堂生所推衍小戴又從而記錄之也士禮二十而冠經有明文注疏天子諸侯皆以十二據大戴禮成王年十三年嗣位明年葬武王而冠于廟則年已十四矣襄公之十二而冠蓋變禮也當從家農師說天子諸侯十五而冠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士冠禮之義也按家語有冠頌篇大戴禮亦有公符篇今記中郊特牲篇之

及冠義及此冠義篇蓋析家語一篇之文而彼此互之文也自此以下冠昏射聘諸義今儀禮亦皆戴其文或謂傳儀禮者實爲此義而記家引之爲篇或又謂記家有是諸篇而後人引附儀禮蓋不可考其詳矣吕氏曰冠昏鄉射燕聘天子之達禮儀禮謂之禮者禮之經禮記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餘見喪服小記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

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孔氏穎達曰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姚氏際恆曰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倣論語曾子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言

姜氏兆錫曰必服備而行乃備者服以章德也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如是則德之施于人者無不當矣而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爲大故又以三者約之也

方氏苞曰禮義備者虛言其理也曰禮義立以附于人身者言之也自十年學幼儀容體顏色辭令已無日不使之習矣然幼所習手容足容行容立容之常而已至成人則事君事長接賓承祭躬身俯仰步武疾徐各當其品節而後謂之正幼所學事親事兄承師承長之色而已至成人則在廟在朝治軍臨下有喪有憂弔死問疾之色咸得其分際而後謂之齊幼所學將命傳言之辭而已至成人則聘頫享覲會盟征伐之辭無一不合於機宜而後謂之順蓋始學其儀即求其所以正所以齊所以順之禮義然必至於

能正能齊能順而後禮義始備也故制冠禮至是而後責其備則自十五入大學以後必盡志于此時自警惕而惟恐其不備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姜氏兆錫曰筮日以求吉筮賓以擇賢也呂氏曰禮重則仁之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爲國本此以上總明其義也方氏曰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聖王重冠而止用筮者凡事始爲小終爲大冠爲禮之始聖人重始而已至喪祭慎終之類則爲大事而用

卜矣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陸氏奎勳曰始冠緇布服則元端爵韠屨則黑而其絇靑再加皮弁服則素積素綈屨則白而其絇緇三加爵弁授之以纁裳靺韐屨則纁而其絇黑長樂陳氏言之詳矣孔疏據大戴公冠四加謂諸侯四加元冕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按儀禮冠義文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而大戴明云天子擬焉蓋卽公之四加已屬周末變制漢禮四加通天冠雖

和帝未嘗改制

姜氏兆錫曰此乃析其義也作者謂阼階下之東序也禮主人弁立于阼之東序升立于序端贊者筵于東序而將冠者卽筵而冠是也著明也阼乃主位而父老則傳之子故冠于其位以明傳代也客位謂戶西南面之謂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終加爵弁爲三加三加嘉之言與也冠雖于主位又以三加彌益尊貴而有成人之行故醮于客位而與之也不名而字亦示優之義

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賢遍反下同摯同贄

石梁王氏曰見于母母拜之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也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眾子也

萬氏斯大曰按儀禮冠者三加或醮既畢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先儒疑之有謂脯自廟中來故拜受子者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此以適長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拜之異于眾子者考禮婦人之拜有二一肅拜一手拜肅拜者端肅立微俯躬非跪拜也手拜者

手至地首至手跪拜也少儀云婦人吉拜雖有君賜肅拜則此之拜受肅拜也母拜子亦何嫌

姚氏際恆曰此撮取郊特牲及冠禮之文也母拜之按冠禮取脯見母故母拜受子拜送此不言取脯而但云母拜之殊屬疏謬又冠禮見母然後字此敘于字後亦疏奠摯於君此指卿大夫之適子也遂以摯見于卿大夫卿先生此卿大夫爲在朝之卿大夫然鄉先生則是鄉老而致仕者在鄉矣故不必泥事爲一時事大抵在朝則見君與卿大夫在鄉則見鄉先生耳方性夫謂鄉大夫爲鄉之有職事者此

附會周禮鄉大夫職又非

陸氏奎勳曰禮文本明後人好爲聚訟甚無謂也孔疏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之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藍田呂氏謂母有從子義故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石梁王氏又云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一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按儀禮本文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而後文有云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明乎冠禮中母有拜以受脯之禮其又拜則子拜而母答之也孔疏之說本是而

失其半呂氏未允王氏亦屬贅筆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蓋未嘗細繹經文之義而漫爲改制耳

姜氏兆錫曰母與兄弟皆拜之者石梁王氏曰適長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元冠元端士之齊服摯謂雉也鄉先生鄉之致仕或齒德俱高者摯見于君以下凡以重其成人也疏曰儀禮冠于阼醮于客位適長則然若庶子不醮代則冠於房外遂因醮焉葉氏曰母兄弟禮拜而不及父父不可屈也摯見卿大夫鄉先生而必先君君不可後也愚按拜了一條以母兄與爲禮推之則王氏葉氏之說

爲合而疏乃謂子冠以酒脯奠廟今持奠以見母蓋
拜奠非拜子也如其說蓋重其祖廟之奠耳然考冠
禮凡脯醢之屬皆以禮子其祭乃祭食之禮非以祭
祖且所奠者觶而所持乃脯也則拜奠非拜子之說
似順實曲而所謂拜受拜送乃正重其與祖爲體而
加禮之也其義不可易矣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見于母母拜之者古者君於臣父於子舅
姑於婦皆有拜禮蓋責之者厚望之也深故禮之不
得不重也而各有節會焉子之冠母拜之始爲成人
又以所執者廟中之脯也父于冠不宜答子之拜故

子冠後亦無拜父之禮婦見舅姑舅姑饗婦則不惟姑答拜舅亦答焉婦饋則姑酳之拜而舅無拜蓋盥饋者婦職之常也見與享則將授之室而使爲主非饋比也父之于子則冠無拜而囊于廟中有拜蓋始教以成人之禮未知其果克家也舉奠而囊則以宗祊託焉且與長兄弟俱故至是始有拜禮也若非適嗣衆子之拜更無答禮至於國君則大夫以上答拜而士非其臣亦答焉天子則在喪答拜而朝覲會同皆無之獨屈體於師保臣於君必稽首而大夫之臣則無之乃聖人運用天理至極而不可移易者也毋

拜之肅拜也孩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
不手拜肅拜平時子拜母坐受之或立受而不答重
冠禮故肅拜以答也唐人禮父坐受子拜母立受周
官九拜惟稽手頓首至地其曰空首者手至地而頭
至手郎記所謂手拜也所謂肅拜者俯手近地如今
之揖也覲禮三揖及司士王揖羣臣則推手小下之
耳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康王受顧
命于羣臣之拜無不答而春秋傳則曰二王之後天
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其說參差相抵而不合嘗通
論之稽首非君父無所施春秋傳盟于蒙孟武伯曰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而在喪亦用於敵者雜記鄰國來弔子拜稽顙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是也然則國君答卿大夫以肅拜在喪及享燕射以手拜天子平時答公卿侯伯以揖在喪則以手拜答二王之後則以頓首也惟成王之於周公太甲之于伊尹皆拜手稽首蓋先王舊臣師保之尊不可以常禮論如太公授丹書武王北面皆以義起而偶一行之　又曰遂以摯句晉語趙武地備見諸大夫卿大夫適子有此禮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

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姚氏際恆曰嘉事謂嘉美之事鄭氏妄援宗伯五禮之嘉禮爲說不特嘉事不可謂之嘉禮而作冠義者胸中何嘗有周禮耶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總申其義也初言之爲兄弟

廣言之爲老少卽前長幼包之矣禮以文言行以事言嘉事猶言嘉禮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其體異於童稚也必知四者之禮行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責諸人故可以治人　又曰重大擅專也呂氏曰古者昏禮自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于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記啟則見廟凡皆視有所尊而不敢專而冠禮尤人道之始故以爲重事而尊之也孝子事親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此其義也

方氏苞曰如傳所稱魯昭公習儀以亟禮與辭足觀與魯論所云論篤色莊色取仁而行違者其于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文非不能合也而夷考其行則實與禮悖爲責四者之行于人故必重其禮敬其事以使之興於行也　又曰冠用士禮者不唯士大夫之子成人以後有服官治人之責即庶人之子受室成家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必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昏義

陸氏奎勳曰義多不備固謂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

說者此種是也結昏之年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余謂人君冠早則婚亦早戴說非是大夫士之子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此後可以嫁娶男三十而不娶則謂之有鰥矣女二十而不嫁則謂之過時矣鄭氏謂天子諸侯皆親迎趙氏謂天子不親迎趙說爲長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士昏禮之義也當合郊特牲篇觀之始備疏曰謂之昏者昏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昏禮者受賁之義也天下之情敬則克終苟則易離

貢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此總明昏禮事上繼下之大義也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愚謂此禮爲卜辭而設重在出不重在母如云某人之女卽是名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舉六禮之五以明敬之義也主人

謂女氏主人也雖女氏猶拜迎揖入而聽命于祖廟況壻氏之主人乎蓋極言其重也方氏曰納采者納雁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之名字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其家也納徵者納幣以爲證也請期者請昏之日期也夫采擇自我名氏在彼故首納采次問名人謀已達則神謀決之故又次納吉人神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

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醮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荐反巹音謹酳音引

鄭氏康成曰異義引左氏謂天子諸侯不親迎夫文王娶太姒親迎于渭又孔子答哀公云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

陳氏祥道曰異義云戴禮云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氏駁其說而謂天子諸侯有親迎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于

潤韓侯迎于蹶而春秋紀裂繻來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迎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于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謂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君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夫子告哀公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曾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傳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說爲

正

姚氏際恆曰御輪三周一句郊特牲及昏禮皆無之殊有致

陸氏奎勳曰當依京山郝氏說壻親受于女之父母又曰合巹用匏漱口爲酳禮文易明孔疏訓酳爲演安其氣反覺紆晦

姜氏兆錫曰此特舉六禮之一以明親之義也奠鴈也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也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意也疏曰酳演也以一匏分爲兩巹謂之巹壻與婦食畢各執一片以酳酒而演安其氣也方氏

曰親迎必醮而命之迎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車所以爲尊授綏所以爲安輪三周者取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按儀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鄭氏注云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以此鴈爲壻見女之贄郊特牲所云執贄以相見指此節也

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似通論儀禮豈特釋昏禮之義而已觀此則謂禮記冠昏等義釋儀禮冠昏等禮者亦可以已矣

姜氏兆錫曰此因敬愛之義而推言其繫者大也男女夫婦以下畧見易序卦射謂鄉射禮鄉謂鄉飲酒禮八者之屬並見儀禮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故歷舉諸禮之用而總言禮之大體以結之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陸氏奎勳曰按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又執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陳氏集說未免疏漏　又曰如士冠之醴鄭謂醴誤作醴下文何以云婦祭醴耶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陳氏澔曰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注云舅姑共享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

酬其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與

姚氏舜牧曰饗婦與醴婦不同醴婦是使贊執醴事饗婦則舅姑享之也一獻奠酬之禮據昏禮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是獻在舅也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姑洗於北洗洗爵以酬婦是獻在舅酬在姑也賈氏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孔氏疏云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受卒爵婦酢舅舅受酢飲畢乃酬婦

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是不特舅爵婦婦又酬姑也其說俱未詳明玩此條重在舊代重舊代故先之以獻饗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享唯一獻　又曰男女不相授受意享婦時尊卑皆有席舅但執爵同姑獻于席上不親授婦拜受卒爵更二爵酢舅姑亦奠於席上舅姑又復更爵奠于婦席上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奠安也置也見此獻酬但安置于席上不親授也崇其禮而又別其嫌若是內則云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此奠字一證

姚氏際恒曰此節較昏禮增厥明二字是也質明婦見舅姑乃昏之次日厥明舅姑享婦乃昏之三日昏禮舅姑饗婦不言厥明文畧也鄭氏曰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鄭因昏禮不言厥明遂疑此爲大夫禮此執泥之過黃叔陽據昏禮反以此厥明二字爲衍益妄矣按婦初見舅姑在適寢迨舅姑入室婦然後饋厥明舅姑享婦又在適寢故云舅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鄭謂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享于適寢是也昏禮旣同入室降階之文則雖不言厥明而其爲厥明自可知若其爲

一日舅姑方自適寢入室受婦饋又出適寢享婦隨出隨入何其僕僕而儀文繁重亦難猝舉豈必大夫禮多而後爲異日者乎且婦見舅姑舅姑旣醴之設婦席于戶牖間薦脯醢又食之婦饋舅姑又自餕之若復饗婦奠酬一日之間飲食亦何其稠疊拶之事理皆有未宜矣是其爲二日婦饋舅姑三日舅姑享婦士及大夫以上之禮皆然又何疑乎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皆申敬之意也質正也昏之次日也正明也質相禮者也脯加薑桂曰腶脩笄似箵以盛棗栗腶脩也按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

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拜奠于舅席又執腶脩
進拜於姑席此爲贄見婦之禮見訖婦席於戶牖間
贊酌醴至席前婦于席西拜受而贊于西階上拜送
又拜薦脯醢此爲贊醴婦之禮婦乃升席左執觶右
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此婦祭之禮舅姑入室坐於
奧婦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
之姑俎此婦饋之禮見舅姑故以禮爲言饋舅姑故
以順言也厥明昏之又明日也席設室內戶外舅于
阼階獻婦婦于西階拜受婦飲畢酢舅舅飲畢酬婦
婦飲畢復酢姑姑奠不舉此饗婦一獻之禮降階各

還燕寢也舅姑在阼階而反降自西婦在西而反降自阼亦明其代爲主也方氏曰阼階主人之階也子代父將爲主于外婦代姑將爲主于內故其禮與冠禮同石梁王氏曰此皆謂冢婦也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舅洗于南洗酌獻婦婦拜受姑薦脯醢婦飲畢酢舅更爵酌酢自薦脯醢于舅席舅飲畢姑洗于北洗酌先自飲畢更酌以酬婦婦拜受奠于薦左所謂舅獻姑酢共成一獻也此疏以酬亦是舅恐誤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者也

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舅姑言順室人言和者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也愚按和順當統言之皆和也成事審守統言之皆理也故結以和理之義

方氏苞曰不能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當于夫則燕昵之私也子甚宜其妻而親則出者此類也注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聖人制禮夫之姊尊以姑之稱夫

之兄尊以公之稱婦明于此義則知敬順宜亟于舅姑矣爲兄公女姑者顧名思義可不勤于教育而忍爲譏應乎　又曰微獨士庶人之家必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三季以來凡亂亾之禍無不起于家不和理家不和理無不由于婦之不順而欲婦順之成必由身教孔子告哀公自古明王必敬其妻子有道是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姚氏際恆曰昏義之文止此以下之文與昏義無涉

說詳下

姜氏兆錫曰祖廟未毀解見文王世子猶言女于祖

有服也公宮郎祖廟也教者使女師教之也未毀而

有服則于君爲親故教于公宮旣毀而無服則于君

爲疎故教于宗子之家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

功謂絲麻祭者祭其所出之祖祭以魚牲蘋藻皆水

物從陰類也芼烹也

方氏苞曰女將嫁則父母之教成矣而復教于公宮

宗室者重其事而使之震動恪恭于所教也以先嫁

三月爲期非教之三月也教成者試而不違則禮成

非謂至於公宮宗室而後所教乃成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

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教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姚氏際恆曰按昏義云云者言所以男女成昏之義爲人道之始故聖王重之自士至大夫以上皆同卽推之天子其義要亦不過如此未有於正昏之外旁及其嬪嬙之名與其人之數而可爲昏義者也至于天

子之公卿大夫元士則又屬設官之制尤與胥義風馬牛矣故曰宜刪之也然其立說之謬則又有不可不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王制之文作者襲取之而以夫人嬪世婦御妻之數合之其謬有七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初未嘗列其數而此何以妄取合于王制之官數乎一謬也王制三公九卿其數皆奇取法乾陽至九而極於理或然至于大夫元士亦必三倍之以九而數此固疑附會矣若夫女屬乎陰其數宜偶至六而極乃亦取奇與九豈不失其義乎二謬也陽有

絛而常伸陰不足而常詘今以陰陽之數相偶并勝三謬也外庭之官比數于內庭之女則太減內庭之女比數于外庭之官則太盈且使內外男女一一配合先王之法果如是不涉于戲乎四謬也由禮敘世婦于嬪之前玉藻亦敘世婦于夫人之後而不及嬪則是世婦尊于嬪矣今爲嬪九世婦二十七五謬也天子六宮經傳無明文諸侯則有三宮矣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及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是知諸侯有三宮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祭義曰卜三宮之

夫人是蓋因諸侯有三宮遂附會爲天子六宮耳然後儒謂天子路寢一小寢五后之六宮亦大寢一小寢五亦皆附會也据大寢后居之其餘小寢五不知夫人以下作何分居之法亦有成說否乎孔氏曰后之六宮九嬪以下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若然則三夫人居六宮之外后亦然又不止六宮矣是與其大寢一小寢五之說亦相矛盾卒使人紛紛無定說六謬也既曰后立六宮又以天子立六官對之尤屬無理宮者宮寢之名猶可曰后夫人以下所分處之地作成語云爾若六官者

謂即周禮天地四時之六官耶則九卿中已有之既爲冢宰且安得以卿居三公之上而與上六官分處之義亦絕不倫謂非周禮天地四時之六官耶則既不詳其名處而無着又六宮係分處后夫人以下可爲成語若以六官爲成語亦可分處三公以下乎七謬也且此七謬又以謬而傳謬焉一傳于大戴記盛德篇再傳于周禮三傳于古文尚書周官篇皆僞書也大戴記襲此六官二字而以周制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加冢宰宗伯司寇以實之分配爲道德仁聖義禮是也其所謂盛德篇者即取此節結句此之謂

盛德也周禮又襲大戴記六官之名而以道德仁聖義禮易爲天地四時是也周官又襲周禮六官之名而增以三公三孤于前是也噫古制湮沒經學荒蕪萬古傳謬種之書千秋鮮具眼之士可慨也夫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因內及外以極言其義之大也六官周禮天地四時之官也周禮爲三公兼以大官之卿攝之而已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先六官而後六官者本昏禮而言亦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義也舊引方氏說謂三公與六卿謂之九卿夫三公自三公九卿是九卿也嬪御當夕之序三夫人爲一序

九嬪爲一序如其說將謂三夫人與六宮爲九嬪乎其率甚矣　又曰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戎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道猶父也故其率天下爲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道猶母也故其率天下爲齊衰爲父

母服者報其恩也爲王與后服者報其義也

方氏苞曰聽男教女順者章其教也理陽道陰德者修諸身也聽外治內職者治其事也理陽道治陰德所以本身而變理乎陰陽也聽男教女順外治內職所以治人而整齊乎人紀也細而別之則聽男教女順所以正其德也聽外治內職所以程其事也　又曰後世推算日月食度分毫不爽其實本皆周髀而經傳則以適見于天周公孔子不易其說蓋以天子王后苟或恣情悖義更無能禁遏而懲創之者惟使知適見于天禍殃莫道庶幾有所畏憚耳兩漢歷律

志惟有推月食之術章和中劉洪改四分歷始言日食而後漢書不載也至晉志始載太史令韓翊推算日食之說蓋踵洪術而精之愚者皆謂星官巧算超越前古不知此正有司幾見大臣無識不能辨義而抑止之耳新安陳延祚作論辨之甚詳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八終

浙江書局重刊

高復祥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